

论晋人山水审美中的内在感伤心理

——以上巳节俗为例

吕雪梅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来考察,晋人发现在上巳习俗的引领下,虽然徜徉于山水之中,领悟山水之道,沉醉于山水之乐,然而表面欢愉的气氛、山水审美的过程以及对山水的体悟,却不能从根本上使他们获得纯粹的快乐,反而勾起他们心底潜存的感伤与悲哀之情。

关键词:上巳节;山水审美;感伤

中图分类号:D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4-0064-04

随着节日内容的不断丰富及其自身内涵的演变,产生于上古时期的上巳习俗由当初水边祓禊、濯除不秽的宗教仪式演变成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的娱乐佳节,原本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充实了生活化、娱乐化和审美化的内容,到晋代形成了上巳必赏山水的时代风气。在这气象更新、万物苏醒之际,上巳节引领着人们来到水边,为士人提供了身临山水的时机,把人们的视角从祭祀转向对山水的领悟,激发出士人对山水的审美观照意识,诗人由景而动,勃发出审美激情。“智者乐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种聚会吟咏的生活方式,营造了审美主体的虚静心态,培养了山水悟道的审美趣尚,将山水的生命意识与人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自然山水不再是无生命的景物,而是洋溢着无限生命存在,诗人徜徉其中,领会、体悟山水之美,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从而形成自觉的山水审美意识。

一、晋人山水审美中内在感伤心理的诗文表现

山水审美成为当时身处乱离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有着强烈求仕动机的文人群体所能寻求

到的消除感伤和遗恨的可行方式之一。然而上巳节俗表面欢愉的气氛、山水审美的过程以及对山水的体悟,却不能根本地使他们获得纯粹的快乐,反而勾起他们心底潜存的感伤与悲哀之情。这种情怀既有对动乱社会现实的感伤,又有对自身个体生命的感伤。如张华《上巳篇》:

仁风导和气,勾芒御昊春。姑洗应时月,元巳启良辰。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临川悬广幕,夹水布长茵。徘徊存往古,慷慨慕先真。朋从自远至,童冠八九人。追好舞雩庭,擬迹洙泗滨。伶人理新乐,膳夫烹时珍。八音磕磬奏,肴俎从横陈。妙舞起齐赵,悲歌出三秦。春醴踰九醞,冬清过十旬。盛时不努力,暮春将何因。勉哉众君子,茂德景日新。高飞抚凤翼,轻举攀龙鳞。^{[1]17}

此诗虽然描绘了一种“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的热闹场景,然而这种外在的欢快却引发了诗人“盛时不努力,暮春将何因”的感慨,他们终究摆脱不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与人生短暂的生命悲伤感。又如潘尼《三月三日洛水作诗》:

暮运无穷已,时逝焉可追。斗酒足为欢,临川胡独悲。暮春春服成,百草数英蕤。聊为三日游,方驾结龙旗。廊庙多豪俊,都邑有艳姿。朱轩荫兰皋,翠

收稿日期:2008-12-03

作者简介:吕雪梅(1983-),四川成都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

候映洛涓。临岸濯素手,涉水攀轻衣。沈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176]

诗歌虽有很多水边游乐盛况的描写,但流露于全诗的还是那种表面热闹背后的冷清、对时光易逝的叹惋以及人生悲欢相替的文人惆怅,“独悲”一词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再如庾阐《三月三日诗》:

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清泉吐翠流,淥醑漂素瀨。悠想盼长川,轻澜渺如带。^[177]

开头两句起首突兀,境界阔大,苍茫大地间,诗人独自兀立,心里萦怀着湘川汨水,眼光投射于九天云外,眺望长河,波光如鳞,一水如带,思绪随之飘流。这淥醑美酒会停留何处,将由谁饮取,一切均不可得之,只见天迥地远,长川如带。接着以一个“盼”(恨视的样子)字,点出了作者此时的心理状态,结尾给人黯然萦怀之感,与首句“结”字相呼应,表明此诗作者真正的意图是想借三月三抒发世事难卜和自身前途渺茫的怅恨之情。孙绰《三月三日诗》:

姑洗斡运,首阳穆阍。嘉卉萋萋,温风暖暖。言涤长瀨,聊以游衍。缥萍泱流,绿柳荫坂。羽从风飘,鳞随浪转。^[178]

诗中出现的“缥萍”意象与节日的气氛难以吻合,面对美景,诗人发出的是“羽从风飘,鳞随浪转”的无奈感喟,这表明即使在“游衍”之时,其心中仍然有着强烈的飘零无主之感。王羲之《兰亭诗二首》: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异世同流,迺携齐契,散怀一丘。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179]

诗人仰望碧天,俯看绿水,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反而使他们倍觉感伤。于无奈和不得已时,诗人表现出一种“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的洒脱和逍遥姿态,骨子里却有着不平之气和排遣不去的忧惧与伤感。其他诗人的兰亭诗也有不少类似作品,如庾蕴《兰亭诗》:

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朝荣虽云乐,夕弊理自因。^[180]

此诗感叹人生如寄,“世上宾”们的争斗不休毫无意义,早上的繁荣昌盛和节节高升固然令人得意,然而转眼间的没落衰亡则是必然不可违逆的客

观规律。

这里要特别提到王羲之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这篇序更能代表其真实心态。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觴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人览之,亦有感于斯文。^[181]

《序》中表现出鲜明的时空意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宇宙的恢宏无极,万物的生灭浮沉,都由诗人们做出科学的解释,然而人的生命有限,“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死亡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对空间的无限追求与自身生命的短暂有限竟是如此的不相称。诗人将宇宙意识和生命情愫合一,从眼前的盛况体认到流动的时间必将带给人生命的短暂、无常和虚诞,不禁发出“岂不痛哉”的浩叹。整篇《序》中流露出人生无常、盛衰相替的感叹情调。文中描述了人生的两种不同境界——生活境界和生命境界。当人们专注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山水时,会达到快然自足甚至忘我的境界,这时生命意识是潜伏着的,忘却了生死寿夭之事,但这种“快然自足”的状态不可能永远不被打破。当人们从客观自然景物中走出来,往往会反思生命本身,进入生命境界,从而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他们意识到人的生死感伤之情是客观存在的,那种均齐生死寿夭的观念完全是不近人情的虚诞意识。在对生命进行了冷静的思索和反省之后,他们认为生命情绪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而且与自古以来人们所抒发的生死之情“若合一契”。《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一段他与谢安的对话: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182]

他们用丝竹陶写哀乐之情,欲得“欣乐之趣”,但已不若魏晋之际长歌当哭来得自然痛快,还“恒恐儿辈觉”,这样一种强制压抑的苦痛,更让人见其

痛之深、哀之沉,这种方法自然无法解决其对生命思考的感伤。

二、晋人山水审美中内在感伤心理的形成原因

晋人往往于良辰美景中体会到内心的悲伤,山水之乐常常伴随着他们对时光流转、生命消逝、人事变迁和个体卑微的感伤之情,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两方面来考察其感伤的原因。

(一)现实原因:社会的动乱

三国鼎足纷争结束之后,西晋经历了短暂巩固的稳定阶段,便陷入“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泥潭中直至灭亡。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南,历经王敦、桓玄的军阀叛乱以及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两晋时期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日子,战乱和分裂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

国家分裂,政权频繁更替,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争斗。伴随战乱而来的是瘟疫和饥馑。随处可见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悲凉景象。即使是文人名士也朝不保夕,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人数惊人。正是这种无序的社会政治,残酷的战乱瘟疫和历史的深重灾难造就了人们心灵上的深切悲痛,营造了人们浓厚的感伤心理。

有着强烈求仕动机和高度自觉意识的晋人,身处这种极度残酷和令人伤感悲痛的社会现实环境中,每逢上巳节俗,他们便会不自觉地加入这一全民性的娱乐节日,希望在节日的欢快氛围中娱情悦性,解除郁结之感,消除感伤之情。

然而他们对自然山水景物进行观照时,在登高望远之际,由山的“高”、“远”使登临观赏者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从而悲从中来,心瘁神伤。登高望远使人在无边无际的空间参照下体悟到个体的渺小,在无始无终的时间参照下痛悟到生命的短暂。视觉上的朦胧与混沌便与登临者心理上的迷惘和悲哀发生了异质同构,使他们没有理由不感到前途的渺茫而悲从中来。

文人由人事的变迁、逝者的难存,进而产生了相似性联想,想到羊祜的岘山之悲。据《晋书·羊祜传》载: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此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

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41][20]}

由空间的景物顿悟时间的恒久,由客体存在的绵远反思自身生命的短促,从山水的永恒经久联想到人生的命运无常。水的川流不息和山的永存长久烘托了人生的有限性,外在人事所表现的有限性又强化了人对无限不尽的企望,而这种企望又终究不可得,因而心底有着无穷的忧伤。山的永存和水的长流属于宇宙自然规律,人生时促运蹇,主体自身无法抗衡宇宙规律下的必然归宿,从而更觉自身渺小。

文人自觉的个体生命意识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短暂,而他们又不甘于与草木同朽,执着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然而现实残酷,人生多难,理想和价值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实现,值临山观水、登高望远之际,更感孤独和前途的渺茫。青山以其亘古不变的恒久长存与个体生命的短暂悲苦形成极大的对比,滔滔不绝的流水又象征了生命的易逝。所以生命的孤独短促和现实的无奈使文人们始终带着无法修正的原始生命悲剧感,本来期望以山水解忧的文人在此情此景下却只能更见其忧。

(二)历史原因:集体无意识中的水敬畏心理

上巳节自产生以来其主要民俗活动就是水边祭祀和祈祷,并用浸泡香草的水沐浴,以祛除疾病和不祥,因而提到上巳就会想到水。两晋时期,在这一天,人们往往喜欢到水边聚集,吟咏山水,这更注定了上巳节与水的不解之缘。

在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上古社会,人类面对种种超人力的自然现象,感到迷惑和恐惧,对许多事物(包括水)都怀着敬畏的心理,认为这些自然现象都有相应的神灵主宰,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和自然崇拜的思想。而在众多的自然崇拜中,水崇拜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崇拜之一。人们对自然山水有着一种肯定性和否定性并存的复杂情感,从而产生了一种既崇拜又畏惧的心理。

水有江、河、湖、海、池、泉、雨等形态。无形的水产生万物,它一方面是丰饶、创造不死、再生的生命力量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是破坏、死亡、毁灭、断绝的反面力量。正是水的这种反面力量使人们产生了对水的恐惧心理,并在观念形态中创造出多样的水神,受人们供奉以祈求平安。我国古代神话中就有海神禺虺和禺京,后世又发展到对龙王的信仰。《庄子》、《九歌》和《天问》中都有对河伯信仰的记载。《尔雅·

释天》中有“祭川曰浮沉”^[8]的记载,古代祭祀江河之神时把供物或浮于水面或沉于水底,供水神享用。古人在信仰“五岳”的同时,还信仰“四渎”。据《史记·封禅书》载:“四渎者,江,河,淮,济也。”^[9]^[357]除祀“四渎”外,各地方河川都有神庙。天子祭名山大川,被列为古代帝王的“八政”之一。

这种形成于上古时代的水神形象被深深铭刻在人类群体的脑海中,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表象”。就如列维-布留尔所说:“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10]人们对山水的这种群体性经验通过反复积淀,转化到精神的底层,使个体带有一种似乎先验的能力,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以强烈的自律性,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并始终对不同民族人们的审美心理做出不自觉地引导和规范。具有崇高属性并使人产生恐惧感、卑微感和生命流逝感的自然山水,在审美心理上首先是激发人的痛感、恐惧感、紧张感和不自由感。人在这类对象面前,主客体间产生冲突对立而不是和谐。

总之,由于集体无意识普遍地存在于社会每个人身上,并且在意识以及无意识的层面上,人们难以摆脱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对山水的畏惧感伤,所以

它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规范并引导着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与行为方式。只是这种畏惧感被深埋于人们意识底层,只有在具备某种现实的情景刺激时才会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两晋时期,在政治极度黑暗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的社会背景下,上巳节以其节日特有的围力引领着人们走向山水,进行物我观照,培养了自觉的山水审美观。然而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人们在领略山水之美,获得快感的同时,也勾起了潜存在心底畏惧心理和紧张感,使他们常常在游宴欢快的场合由山水兴感,自叹人生的迁逝与无常、个体的卑微与渺小,顿生悲感,心底深处始终缠绕着挥之不去的忧愁和感伤。

参考文献:

-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广州:广雅书局,光绪丁亥癸巳九月刻本.
-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晋)郭璞注.尔雅[M].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责任编辑:曲晓红

Pathos in Landscape Esthetics in the Jin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the Spring Purification Festival

Lv Xuemei

(School of Arts,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637000, China)

Abstract: Inspired by the rituals done in the Spring Purification Festival, people in the Jin Dynasty becam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despite the visible delight, landscape esthetic experiences always gave rise to pathos in their hearts.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study of this pathos by exploring its very expression and underlined causes.

Key words: the Spring Purification Festival; landscape esthetics; pathos

论晋人山水审美中的内在感伤心理——以上巳节俗为例

作者: [吕雪梅, Lv Xuemei](#)
作者单位: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4)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7条)

1.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1982
2.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光绪丁亥
3.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 1983
4. [房玄龄](#) [晋书](#) 1974
5. [郭璞](#) [尔雅](#)
6. [司马迁](#) [史记](#) 1959
7.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 1987

相似文献(0条)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4016.aspx

下载时间: 2010年3月22日